

我的控制台

会员登陆

免费注册

最后更新

高级搜索

返回首页

我要投稿

退出登陆

联系我们

当前在线: 256

旧版文章

天人古今

- 古今通论
- 古代通论
- 世界史论
- 当代三农
- 现实问题
- 旁通类鉴

先秦史论

- 先秦通论
- 原始经济
- 文明起源
- 夏商西周
- 春秋战国

汉唐史论

- 汉唐通论
- 战国秦汉
- 秦国秦代
- 西汉东汉
- 魏晋南北朝
- 隋唐五代

宋元史论

- 宋元通论
- 唐宋通论
- 北宋南宋
- 辽金西夏
- 蒙元史论

明清史论

- 明清通论
- 明代通论
- 明中后期
- 清代通论
- 清代前期

近代史论

- 近代通论
- 清代晚期
- 民国通论
- 民国初年
- 国民政府
- 红色区域

现代史论

- 近世通论
- 现代通论
- 前十七年
- 文革时期
- 改革开放

学科春秋

- 学科发展
- 专题述评
- 年度述评
- 学人学术
- 学者小档

理论方法

- 史观史法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 [论著评介](#) / [明清史著](#) / [财政、赋税、国家干预](#) / 《明代的漕运》前言、目录、译后记

《明代的漕运》前言、目录、译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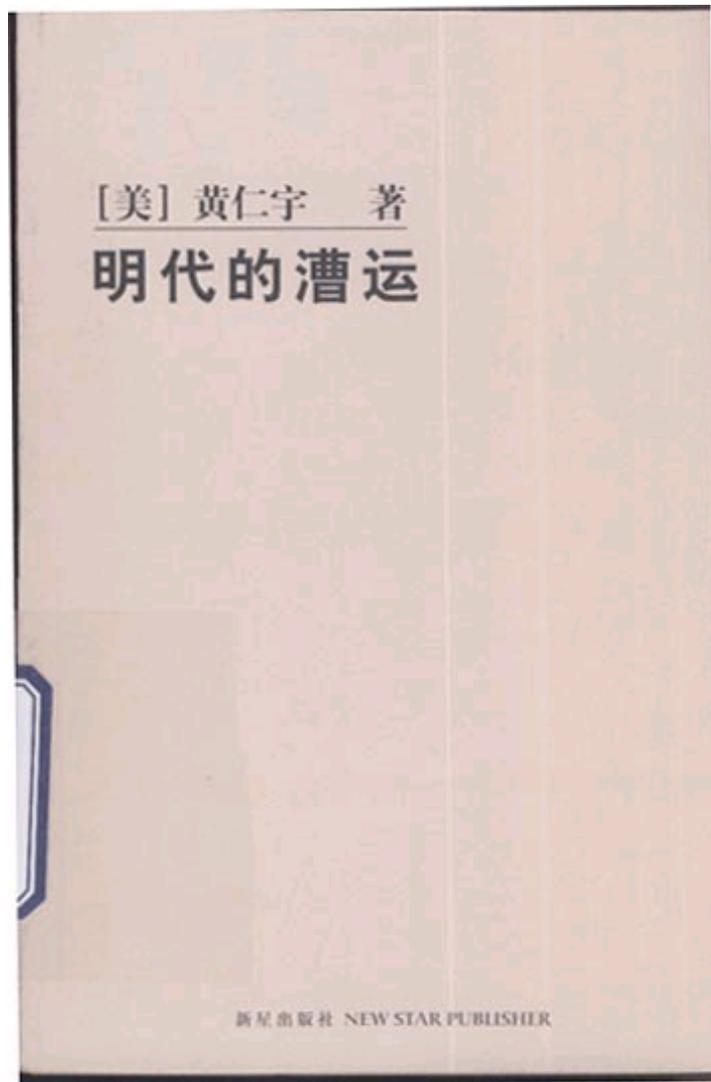
2005-09-02 黄仁宇 中国经济史论坛扫校 点击: 1415

前言

《明代的漕运》前言、目录、译后记

明代的漕运
(美)黄仁宇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5. 4



前言

从1959年起, 我就计划撰写明代的漕运。当时在亚利桑那大学任教、目前在奥克兰大学工作的贺凯教授, 从那时起就不断给予我帮助和鼓励。贺凯教授在图森写

历史理论
领域视野
方法手段
规范学风
史料索引
古今文献
考古文物
简帛文书
回忆追述
社会调查
论著索引
论著评介
通论文集
古代史著
明清史著
近代史著
现代史著
动态信息
期刊集刊
网站网刊
团体机构
学术会议
研究动向
他山之石
世坛综考
美国史坛
西欧史坛
东亚史坛
其他地区
池月山云
文史随笔
知识小品
诗词诗话
文艺点评
小说演义
史眼世心

了。一封长信给我，建议列出一个文献目录，弄清研究方法与目的。他到密歇根后，把他个人收集的有关明代历史资料提供给我利用。对我来说，这些资料非常宝贵。此外，在许多场合，他舍弃了自己非常宝贵的时间，耐心地倾听我的想法，并给予我有独到见解的评论。因此，我从内心里对贺凯教授要表示深深而诚挚的谢意。

对于在明史研究领域走在前列的许多学者，虽然我同他们的联系并不像同贺凯教授那样频繁，但他们也像贺凯教授一样，对我的研究关怀备至。除了密歇根大学为我组成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不厌其烦地帮助我外，还有一些学者阅读了我论文草稿的全部或一部分，作出评价并提出改进建议。这些学者包括：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和杨联陞教授、耶鲁大学的约翰·w·霍尔教授、加利福尼亚大学巴纳德学院的约翰·梅斯基尔教授，以及明史文献研究项目小组的L·卡里托·古德里奇教授。我要对他们表达深深的谢意。尽管他们提出了许多良好建议，论文中仍然存在一些错误，这些错误当然由我自己负责；这一情况并不能说明我在最后定稿的论文中所表达的观点，都得到了他们的赞同。

1959年冬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期间，我有机会拜访了外交学院的韩丁教授。他热情地接待了我。虽然我们俩人在漕运的功能以及中国历史其他问题上看法不同，但这丝毫影响不了我个人对他的钦佩。我对他的尊敬具有深深的含义——他很早就明史研究领域涉足，而我，才刚刚涉及，只是一个初人者。

在我论文写作期间，还有许多人帮助了我。这些好心的人包括：吉非尔斯与罗塞蒂有限公司的丹尼尔·了·博恩先生，他不断地鼓励和激励我完成明代漕运的研究；博恩夫人，她阅读了论文全部初稿，提出许多如何改进英语表达的建议；密歇根大学远东图书馆的铃木彦先生，他帮助我安排论文中的日文标题，并将之翻译成拉丁语；安·A·科尔蒙内小姐，她帮我打印了初稿；罗斯玛丽·J·赫里恩夫人，她帮我打印了最后的定稿。我还要感谢如下人员：吉非尔斯与罗塞蒂有限公司的卡尔·A·吉非尔斯先生，他是我现在的雇主，正是由于有了他的帮助和理解，这篇论文才得以完成；霍勒斯·拉克汉蒙研究院的拉尔夫·A·索耶院长和弗里曼·D·米勒院长，他们俩人同意在1959年和1963年设置研究生研究基金，资助我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其他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

迄今为止，明朝历史仍然存在许多争议，而且复杂。而一般说来，明代漕运问题涉及明代的许多因素，例如皇帝及大臣的性格和个人风格、政府机构、官场惯例、重大的全国性事件、财政制度、国民经济、流行看法、地理和工艺技术，等等。关于这些问题的原始资料虽然很多，但其中大多数已经被现代学者重新整理和加工过。由于在许多领域中仍然缺乏对此种整理加工的估价，因而在写作这篇论文时，我每时每刻不得不依靠自己的主观判断，匆忙翻阅，快速选择。由于明代漕运是一块尚未被人研究的处女地，而我又是刚刚涉及这一领域，因而论文中所提出的观点不可避免地存在问题。我充分地意识到会出现许多错误，也认识到会忽略许多重要问题，因此，任何使我能注意到某些特定错误的建议或评论，我都十分欢迎。

为了方便阅读，我尽可能把中国度量衡单位换算为西方式的。不过，“两”和“石”除外，因为它们是中国常用单位，是中国式的“盎司”和“蒲式耳”。

黄仁宇

1964年3月31日

责任编辑: echo

[目录、译后记](#) >

--文章内容列表--

[发表评论](#)

[查看评论](#)

[加入收藏](#)

[Email给朋友](#)

[打印本文](#)

如果你想对该文章评分, 请先[登陆](#), 如果你仍未注册, 请点击[注册链接](#)注册成为本站会员.

平均得分 0, 共 0 人评价

1 2 3 4 5 6 7 8 9 10